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二

三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

月○綢繆上直

疏

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

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

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

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

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

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

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

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
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
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
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
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
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
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
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
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
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厯言其失
以刺之○綢繆東薪三星在天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
待禮而成若薪務待人事而後東也三星在天可以嫁
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
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
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
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
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
苞東草之形宿音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
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

夕乎而女以見

疏

綢繆至良人○毛以爲綢繆猶纏

良人言非其時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與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旣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爲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綢繆至嫁娶矣○正義曰以綢繆自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

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
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
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
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
○箋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
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
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天王小
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
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
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
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
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
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
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爲賢者自束其薪不爲
興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
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束薪而歸故言之
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
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
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
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

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
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摠舉
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
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
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昏旦中爲義
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北辰星有夫婦
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燿云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
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
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
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
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
以仲春者至夏尙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
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
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良人美室○正義曰小戎
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
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
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
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
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箋今夕至其時

○正義曰箋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舉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後戶豆反○**疏**傳子兮者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嘆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箋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隅也箋云其損良人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觀本又作迺同胡豆反一音戶葺反邂逅解說音蟹說音悅

說也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觀本又作迺同胡豆反一音戶葺反邂逅解說音蟹說音悅

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參星正月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

五月之末六月之中直音值又如字

○今夕何夕見此祭者

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

○祭采旦反

疏

傳三女至二妾○正義曰周語云密

字林作娶

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王女三為祭祭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祭

者眾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

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

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

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子兮子兮如此祭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為沃所并爾

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

疏

杖杜

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

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有杵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杵特

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也也滑湑枝葉不相比也○滑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

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踽俱乎反遠于萬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

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人無兄弟胡不飲焉飲

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飲七利反○**疏**有杵至

正義曰言有杵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

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

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

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

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飲而助之焉同姓
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
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杖特至相比○正義曰釋
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
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
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
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
云其葉滑兮則滑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
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
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
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
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
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
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
以菁菁滑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箋君所至政
令○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
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
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輔亦是輔之義也○傳
飲助○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推以次第勗之耳非訓飲爲助也

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希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叢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

叢本亦作榮又作榮求營反○

〔疏〕

傳叢叢至同祖

○正義曰叢叢躡躡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為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恤憂也○郵本亦作恤荀

律〔疏〕

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

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

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祛袂也本末不同在

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

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
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豈

無他人維子之故

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
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

念子故

疏

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

舊之人豹裘為祛裘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
裘豹皮為祛裘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
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
民異其用使我之眾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
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
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
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
已與在位故舊恩好○傳祛祛至之貌○正義曰玉藻
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
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為一
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
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
袂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
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
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

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
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
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
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
○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
傳亦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
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
卽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
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正
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
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
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
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
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尙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
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
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
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
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也
我有故舊也與鄭同○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也究究

猶居居也。○衷徐究反本又作衷同。豈無他人維子之

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疏

箋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

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

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

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

無後指政役音征篇內注疏鴉羽三章章七句至是

同養羊亮反鄂五各反。○詩正義曰言下從征

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
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
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
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

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
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
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
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
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
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
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
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
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
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
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
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
昭起追刺昭公肅肅鴉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鴉羽聲
故爲昭公詩意肅肅鴉羽集于苞栩也集止苞種栩杼
也鴉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
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種者根相迫迫
致也○苞補交反栩泥羽反種本又作纘之忍反何之
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
處昌慮反迮側百反相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

怙

鹽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莪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

何怙乎

○鹽音古莪魚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

世反怙音戶

罷音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也何時我

得其

疏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為聲者是

所哉

鵠鳥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與君子之

人乃下

從於征役之事然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

栩之上

極為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

從征役

亦甚為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

無不攻

緻故盡力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

莪黍稷

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於

天云悠悠

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

此征役

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

未止故

訴天告怨也○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稷

釋言文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稷郭璞曰今人

呼物叢

緻者為稷箋云稷者根相迫迮相緻貌亦謂叢

生也

栩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

徐州人

謂櫟為栩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

殼為汁

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汁謂櫟為栩

五方通語也

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

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傳：盥不至怙恃。○正義曰：盥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盥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盥不攻，緻四牡，傳云盥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蓺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

能。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鴉行，集于苞桑。

也。○行戶郎反。注同。翮，戶也。○肅肅，鴉行集于苞桑。

革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翮。疏：傳行翮也。○正義曰：以

以鳥翮之毛有。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

行列，故稱行也。

蒼天曷其有常。